

副词“旋”的产生及其发展

朱福妹, 马贝加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旋”是战国晚期出现的副词,它由义为“旋转”的动词“旋”语法化而来;动词的次类变换、语用环境的变化是副词“旋”产生的主要因素。副词“旋”继续语法化,产生多种意义和功能,它的发展方向是源词影响的结果,也与语境的作用有关。

关键词:旋;副词;语法化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2-0058-06

副词“旋”产生于上古,活跃于近代,而在现代汉语中渐趋消失,仅保留于个别方言中。关于“旋”的研究,散见于专著或论文。如:唐贤清从专书研究的角度对副词“旋”的产生作了探讨^[1];杨荣祥从断代语言研究角度论及“旋”同“还”的关系^[2];董志翘详细论证了“旋”和“还”上古语音相同^[3];毕待绪^[4]、徐厚广^[5]、徐山^[6]等人针对“旋其面目”一句,对“旋”的释义提出了新的看法。而对“旋”语法化的具体过程和机制进行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拟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考察动词的次类变换、语境变化对“旋”的词性、功能演变的影响,详细描写“旋”的语法化过程。

一、副词“旋”的功能和意义

张相将“旋”的意义分为五大类八小类^{[7]167-172}。笔者以为他的分类尚缺归纳,且从发展角度看义项没按语法化时间先后和程度高低排序。笔者试图进行更合理的描写。现简述副词“旋”的意义和用法如下:

第一,表示动作的突发、短时,可以解作“立即”、“不久”,时间副词。简称“旋1”:会虞卿以魏齐之事,弃侯捐相而归,不用,赵旋亡。(刘向《新序》)

第二,表示动作行为或性状的变化缓慢而不间断地进行或出现,相当于“慢慢”、“渐渐”,时间副词。简称“旋2”:旋开杨柳绿蛾眉,暗拆海棠红粉面。(晏殊《玉楼春》)

第三,表示动作的施行或性状的变化重复,可以解作“频”、“屡”,频率副词。简称“旋3”:胸中日月时舒惨,笔下风云旋合离。(邵雍《击壤集·答李希淳》)

第四,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动作的施行或性状的变化相继或同时出现,可以解作“一边……一边……”,关联副词,唐代始见。简称“旋4”:春风一夜吹滕六,旋落旋开不成簇。(杨万里《诚斋集·再和罗武冈》)

收稿日期: 2007-0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YY025)

作者简介: 朱福妹(1984-),女,湖北咸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历史语法

二、“旋”的语法化

(一) 语法化的前提

1. 源动词“旋”的词义

《说文》云：“旋，周旋，旌旗中之指麾也。”段注：“旗有所向，必运转其杠，是曰周旋。引申之为凡转运之称。”据许、段解释，“旋”本义是“转动、旋转”：

1a1 左旋右抽，中军作好。（《诗经·郑风·清人》）

从字形角度分析，“旋”与旗帜有关，是会意字。“旋转”义包含以下义素：A. 转圈或大幅度地转动；B. 时间上的短暂性、迅疾性，也可能是持续性；C. 动作可以是一次性，也可以是多次重复。这三个义素与“旋”的发展方向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2. “旋”和“还”的关系

“旋”、“还”二字上古同属元部。《尔雅·释言》：“还、复，返也。”^{[8]95}郭璞注：“还音旋”。《广韵》仙韵注音“旋，还也，似宣切”；又注音“还，还返也，似宣切。”^[9]据此，两者都读邪母仙韵平声。王力亦认为“还”、“旋”古为同源字^[10]。《尔雅·释言》：“般，还也。”^{[8]156}此“还”即“旋转”义；“旋”亦用于“返”、“归”之义，如：“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诗经·小雅·黄鸟》）所以在古籍中，“旋”、“还”相通；在训诂实践中，往往互释。如：

1b1 载脂载鞶，还车言迈。（《诗经·邶风·泉水》）

朱熹《诗集传》：“还，回旋也，旋其嫁来之车也。”^[11]

1b2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诗经·邶风·载驰》）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小尔雅·广言》：‘旋，还也。’《字林》：‘旋，回也。’经传亦多以还为之。”^[12]

另外，将源动词“旋”与“还”进行义素比较，亦可证明二者语义相容：设“旋”的义素为M，“还”的义素为N，那么 $N \subseteq M$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返回”相对于出发点而言亦指“旋转一周”，且此动作是一次性的。这种语义相容性是副词“旋1”产生的关键。综上所述“还”和“旋”在“旋转”和“返回”两个意义上都可以相通。考虑到行文简洁，以下与“旋”相通的“还”都看作“旋”的用例。

(二) “旋”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1. “旋”语法化的开端：进入“V1+V2”格式

动词“旋”在春秋时期经常用于连动式（“V1+V2”式）中V1的位置，这是它语法化的前提。为对“旋”在这一时期的使用情况有较为清晰的了解，我们对《诗经》、《仪礼》、《左传》中的“旋”进行了全面考察。共检索到“旋”处于连动式V1位置的用例26个。处于V2位置的动词分为两类：运行动词和非运行动词。在“旋济、旋辟、旋入”等短语（V1和V2均为运行动词）中，“旋”的动词义较明显，为“返回”义；但是，如果V2亦为“返回”义动词，如“旋归、旋反”等，“旋”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副词。在“旋观、旋救、旋伐、旋塞”等V2为非运行动词的短语中，由于V2往往表示目的，且V2后如果有宾语，也是受V2支配的，与V2关系密切，去掉“旋”，句子的基本意思不变，这些“旋”也有可能发展成为副词。

2. “旋”的语法化过程

在“旋”的“动词→副词”发展过程中，语用环境的变化起了关键作用——源词“旋”的各

义素正是由于语境不同而向不同方向发展。此外,动词的次类变换也推动了副词“旋”的语法化。

(1) “旋1”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旋”频繁地用于V1位置,其语义倾向于表达某种修饰或限定性的意义,“旋”所在的连动结构开始向状中结构转化。请观察下例:

2a1 起对曰:“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吴起《吴子》)

例中“旋”既可以释义“返回”,也可释义为“立即”。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旋”的“返回”义和“旋转”义本有联系。“返回”含有“转身”的动作,“返回”是“转头、转身”才能实现的行为。“转”有“迅疾,短时”的语义特征,这种“动作快,时间短”的语义特征是“旋”变为表突发、短时的副词所必需的语义基础。由于经常处于V1位置,“旋”在句中的词汇意义变得不重要,其“动作快,时间短”的语义特征开始凸显出来。但是,考虑到语言发展的渐变性,我们仍将例2a1的“旋”看作动词。其次,“旋”后的V2所表示的动作总是由于某种原因发生得比较突然,不能延缓的,如2a1“还退务速”的语境——行军作战,情势紧张,所以返回的行动必须迅速。由于长期受此语境的感染,“旋”逐渐吸收这种语境意义,对后面动词作时间限制的语法功能开始加强。笔者认为“旋”出现的语境对它的语法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语法化得以完成的句法语义条件。第三,在“旋退”中,“退”也具有“返回”或“转身”的语义特征,当两个同义动词并列时,其中一个异化。在句法位置、语用环境、动词次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副词“旋”至少在战国末期已萌芽:

3a1 还葬,悬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礼记·檀弓上》)^①

3a2 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荀子·王霸》)

本文所引例句支持了唐贤清副词“旋”产生于汉代的说法^[13]。但《礼记·檀弓》、《荀子》是战国中晚期的典籍。例3a1郑玄注:“还之言便也,言已敛即藏,不待三月。”^[14]例3a2王念孙《读书杂志》:“还至,即至也。还起,即起也。”^[15]郑、王将这两句的“旋”解释为“即”。据此,我们说副词“旋”萌生于战国末期。同一时期还有例证:

3a3 及有徙者,还赐之如令。(《韩非子·内储说上》)

3a4 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伤女也。”(《吕氏春秋·爱士》)

汉代,副词“旋”的发展趋于成熟,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已见三例:

3b1 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已。

3b2 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

3b3 臣意诊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甞以药,旋下,病已。

(2) “旋2”的产生和发展

“旋2”的意义来源是动词“旋”和副词“旋1”,句法来源是“旋1”。下面两例显示了“旋”具有“渐”的语义基础:

4a1 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庄子·秋水》)

4a2 行父还观吕仆,莫可则也。(《左传·文公十八年》)

例4a1中“旋其面目”,本有转动面孔的意味,联系上下文语境可以想象“河伯作摇头晃脑之状”的景况。例4a2,杜注云:“还犹周旋也。”则“还观”带有“回头审视”之意味。此两例的语境一隐含“旋转”这一动作的重复性(恍悟时头的动作重复),已隐含长时性(细审的状态),

^① 据高小方,蒋来娣《汉语史语科学》考证:《礼记》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檀弓上第三》在六国之时。

已经附带时段意义。唐贤清认为“旋”表“渐”义，最早可能见于唐代^[13]。但是“渐”义的“旋”在东汉已见细端。如：

4b1 ……圣贤旋亡，谗邪日昌，鲁大夫季孙是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胜》）

上例“旋”可解为“即”，但与“日”对举，也似乎隐含“一日日”之义。王海棻指出：古代汉语中记时词语具有模糊性。表示短时的词，可指一秒钟左右，也可指数小时、数日、数月乃至更长时间^[16]。而“旋1”就是这样的词。如：

4c1 简要济众方传疮药：黄药子四两为末，以冷水调传疮上，干即旋传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5）

4c2 昔齐侯嗤晋鲁之使，旋蒙易乘之困。（常璩《华阳国志》卷5）

4c3 故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勣，皆当时秀颖，一时显器，既蒙初宠，从容列位，而并旋受诛殒，或圯族替祀，或投弃荒裔。（陈寿《三国志》）

4c4 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艺，万分离析，旋为边害。（范晔《后汉书》）

前三例的“旋”强调时间短暂，但仍有细微差别：例4c1的“旋”表示时间最短；例4c2所指的时间跨度则从鞏之战的战争之初至结束，长达数日；例4c3时间跨度则达数年。正是由于模糊性才导致了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既可以表示时点，也可以表示时段。因此，我们认为“旋”的“立即”义与“渐”义之间蕴涵语义联系。例4c4的上下文语境凸显了时段的特征，且成为“边害”通常是一个缓慢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此例“旋”带有浓重的“逐渐”色彩。但南北朝时期，“旋2”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真正的“渐”义“旋”见于唐代：

5a1 须臾日射燕脂颊，一朵红酥旋欲融。（元稹《离思》）

5a2 东风千树易老，怕红颜旋减，芳意偷变。（周密《齐天乐》）

例5a1，张相认为“凡言融者，必逐渐而成也。”^{[7][17]}例5a2“旋”与“偷”对举，强调动作为或性状的缓慢进行或出现，应释义为“渐”。随着语法化程度加深，同义相连的“逐旋”出现了。如：

5b1 此气逐旋衰减，至於衰尽，则死矣。（《朱子语类·周子之书》）

（3）“旋3”的产生

“旋3”的词义来源是动词“旋”，句法来源也是“旋1”。虚化的机制主要是“扩展”中的结构复杂化。例如：

6a1 硫黄（一两。无灰酒煮三日三夜。如耗，旋添暖酒。日足取出，研为末。）丹砂（一两研匀细。）（华佗《中藏经》卷下）

“旋添”为“即添”，但在“三日三夜”中，“添加”动作是一次一次进行的；每次添加一点，于是源动词“旋”的义素中的动作的短暂性、重复性和持续性得以凸显。似可以作“频频”解，但此例的“旋”意义尚属两可。再看下两例：

6b1 漱汤治齿痛方：腐棘刺二百枚，以水二升，煮取一升旋旋含之，日四五度，以瘥止。（孙思邈《千金要方》）

6b2 右六味为末，蜜丸如弹子大，旋含咽，日三。（孙思邈《千金要方》）

6b组均表示分多次服药，“旋旋”叠用，一方面是受汉语词汇双音化影响，另一方面也正是副词“旋”发展成熟的表现。叠用“旋”使“含”这一动作重复性和持续性得以凸显，可解为“频频”义。例6b2单用的“旋”用于与“旋旋”同样的语境中，也应为“频频”义，即“旋3”。“旋

3”“旋2”的根本区别在于持续性的表现形式不同：“旋2”的持续性强调动作施行或性状变化的连续性为缓慢变化且不着眼于停顿；而“旋3”的持续性强调动作频频发生，中间有短暂停顿。

另外，随着副词“旋”使用频率上升，“旋”又经常与“时”、“屡”、“频”等频率副词对举，由于词义感染，获得相似的功能。例如：

6c1 时逆帽檐风括顶，旋呵鞭手冻黏须。（杜荀鹤《杜荀鹤文集·早发》）

6c2 晚景频辞禄，穷居旋学耕。（陆游《剑南诗稿·夜兴》）

两例还看得出“旋”带有“迅速”义素的痕迹，同时还带有“重复多次”及“短暂停顿”的状态义。这些也与源词“旋”的意义有关系。上文已提到最初叠用“旋旋”是表示“频频”义，这与源词词义密切相关。但源词义素丰富，其蕴含的语义基础在不同语境中衍生的副词有三种意义，即“旋1”、“旋2”、“旋3”，那么“旋旋”也自然可表“立即”或“逐渐”义。如：

7a1 天知惜日迟迟暮，春为催花旋旋红。（徐寅《钓矶文集》）

7a2 屋上些些薄，池心旋旋融。（元稹《元氏长庆集·生春》）

(4) “旋4”的产生

“旋4”的直接来源是“旋1”和“旋3”。“旋3”指同一个动作或状态重复出现，一旦变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动作或状态相继出现，那么“旋”便有重新解释的可能。到晚唐五代，出现了“旋……旋……”格式：

8a1 闷来无处可思量，旋下金阶旋忆床。（王建《王司马集·宫词》）

8a2 药味多从远客畿，旋添花圃旋成畦。（陆龟蒙《奉和题达上人药圃》）

两例的“旋”也还看得出源动词“旋”的“迅疾”义素的影响，同时副词“旋1”的意义也导致“近乎同时进行”义的产生。例8a1指快速完成“下金阶”的动作后又马上进入下一状态；8a2则夸张从“添花圃”到“成畦”的速度之快。但8a组“旋”表示的两个动作或状态是在时间线性流程上，即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指迅疾完成一个又迅疾进行下一个，此时将“旋”看作短时副词，表示“一会儿……一会儿……”似乎更贴切。但是随着使用频率提高和在扩展机制作用下，“旋”连接的两个动作几乎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进行。试比较：

8b1 今差人於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刘昫《旧唐书》）

8b2 深锁雷门宴上才，旋看歌舞旋传杯。（章碣《陪浙西王侍郎夜宴》）

8b3 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沾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例8b1强调“旋”连接的两个动作之间间隔极短，可解作“一……就……”，“旋”看作关联副词更合适；而后两例强调“旋”连接的两个动作可以同时发生，可译作“一边……一边……”，语法化程度较高。这种用法一直沿用到近代，如：

8c1 姑太太旋说旋洗牌，态度声口仍是那么样地随便。（李劫人《死水微澜》）

副词“旋”的四种意义在普通话中虽均已消失，但“旋4”仍存在于某些文言色彩较浓的书面语或个别方言中，如汉中方言：你旋吃旋说，这样会影响消化！

三、结 语

本文通过对“旋”的语法化过程和机制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

进入“旋+V”结构是时间副词“旋1”形成的先决条件；上下文语境的变化和动词的次类变换导致语义发生变化，副词“旋1”和“旋2”最终形成；在语境影响下，受到相对位置的副词

的影响,“旋”获得了表示频率的意义和功能,这导致时间副词“旋1”发展出频率副词“旋3”;“旋4”的直接来源是“旋1”和“旋3”。这需要两方面条件:一是指语义基础——由“旋3”指某一个动作或状态频频或循环往复出现变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动作或状态的变化;二是出现同一分句中选用“旋”字的情况。两者相辅相成,推动“旋”由副词向更虚的连词方向转化。

正是在上述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旋”的语法化才得以完成。

参考文献

- [1] 唐贤清.《朱子语类》副词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288-304.
- [2] 杨荣祥.近代汉语副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9,108-109,173-174.
- [3] 董志翘.也说“旋其面目”[J].学术研究,1981,(3):71-71.
- [4] 毕待绪.“旋其面目”注释质疑[J].成人教育,1982,(1):37-37.
- [5] 徐厚广.《庄子·秋水》篇“旋其面目”解[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4):47-48.
- [6] 徐山.“旋其面目”辨正[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6,(3):44-45.
- [7]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8] 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9] 周祖谟.广韵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3.
- [10] 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0:421.
- [11]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06:108.
- [12]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714.
- [13] 唐贤清.《朱子语类》副词“旋旋”杂议[J].零陵学院学报,2002,(1):57-60.
- [14] 中华书局编辑部.汉魏古注十三经: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8:26.
- [15]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685.
- [16] 王海葵.古汉语时间范畴词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9-23.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Adverb “Xuan (旋)”

ZHU Fumei, MA Beijia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Xuan (旋)” was used as an adverb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It just came from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a “revolving” verb meaning “xuan (旋)”; The development of Sememe, the transformation of verb’s secondary category and the environment of pragmatic were the main factors to form the adverb “xuan (旋)”.

Key words: Xuan (旋); Adverb; Grammaticalization

(编辑:刘慧青)